

金丝桥、白银路、铜打岭……

# 桐岭古道宋时就已存在



林成植 胡秋霞

桐岭古道,位于瑞安市区的西北,是明清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瑞安陶山至温州最主要的通道。古道起于陶山镇,向东北蜿蜒至潘桥的河头或屏山,全长4铺(20公里)多路。

古道西起陶山镇,过搭冬桥走一段几里长的白银路(因雨天路面泥泞,又名白泞路),就到了金丝桥(三墩四孔梁式石桥)。金丝桥,它因何起名,也无文字考证,只知道是一座宋朝的古桥,中孔西侧桥板的截面上刻着“咸淳壬申七月吉日建”九个字。咸淳,宋度宗赵昀年号,至今已有740多年的历史。桥南东侧有一棵树龄350多年的古榕,桥北有一座“金丝桥堂”的老殿宇,筑通廊坐槛,便于行人歇息。现在,这古桥、古榕、古殿一起被列作市级文物,构成一幅内涵深邃的历史景观。

过了金丝桥,便是街路村。越过街,路经两村再走一段路便到了岭南岭。到了岭南岭,大约走完古道的三分之一路程,该是歇息闲聊的时候了。岭南岭不高,南平北峻。岭坪有一庵,筑廊道坐槛,庵前有一平坦和好几株很大的古枫,树边置石阶、石板,庵里有一店,走累了的行人客商可坐下来,嚼着店里买来的糕饼,欢笑着谈了。现在这岭没了,被铲平了,一条温陶公路把这小山截为东西两截,来往穿梭的汽车带走了往日的静谧。那古老的庵堂也没了,换成了金碧辉煌的大殿宇,失去了昔日的古韵和奥秘。

走下岭南岭往北走上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桐溪,开始跋涉那弯曲、起伏的真正意义上的桐岭了。这岭,从桐溪上岭,缘溪而上,经桐岭村,过分水城,绕外桐岭村,到桐岭背,全是起伏跌宕的山路,约一铺多路,走走歇歇约要走上一个小时。这古道,石头铺成,因年长月久,都磨去了棱角变成油光圆滑了。途中的一条分水城,把这古岭分为两段,内桐岭和外桐岭,并以此为界,分别由瑞安、瓯海两地管辖。

分水城,有一段有趣的历史传说,关于在桐岭上勘界一事,温州府和瑞安决定,双方各派一名身强力壮的后生扛界碑,两人在岭上什么地方碰上,就以那里为域界。说也巧,结果两人就在距现在的分水城一百多米处遇上了。于是就勘定附近一条横截桐岭的溪流为界,并在溪的东北岸筑城,一水一城,谓“分水城”,城南属瑞安,城北归永嘉(温州)。历史是否真的这样,未曾考证,但那两块四方的界碑现在还真的安在路边的一口井边。上面均阴刻有碑文,因石面斑驳,也很难辨认碑文的内容,只在靠里的石碑开头还可认出“西南”二字,推测那碑会是瑞安的。分水城建于何年,没有现成的考证文字,但城基尚存,五六米宽,二百来米长,用粗石垒筑,十分坚固。当地人讲,分水城原有城门,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在。分水城旁一农户矮墙上,有块青石石碑,从认出来的几个字足可佐证这一史实:瑞邑廿六都大桐岭城门桥清水桥,助银两量,助洋十元。大清光绪拾壹岁乙未荷月吉旦事敬立。清光绪贰拾壹年即公元1895年,可证,在距今118年时桐岭城门和城门桥有过一次大的整修。

桐岭背,是憩歇地,又是一处关隘。西侧原有一座大寺院,外筑一通廊,有坐槛,供人歇息。东侧有几株很大的古枫,下北坡是一条804级的山岭,一岭到底,陡峭、雄伟、气势。站在关隘处,有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的豪气。也正因为这样,过去,桐岭曾是兵戎相见,刀光剑影的地方。

清嘉庆《瑞安县志》有载,宋宣和二年庚子(1121)夏四月七日,方腊攻进温州,紧逼瑞安境。县令王公济请邑儒赵霭商议,招募义勇四

万,分守要道。方腊兵从吹台山入,徐震率义勇领战抗击,在小岭激战中阵亡,时年58岁。十九日,寇转由桐岭,袭瑞,义勇屯兵固守,寇不能进,邑赖以全。尔后,因御敌有功,宋钦宗赠封徐震为“忠训郎”,并立庙祭祀。《徐氏宗谱》里记着一段宋钦宗皇帝的敕封诰词:忠义所激,勇当寇锋,陷阵先登,以身殉国,持赠忠训郎。子承信郎,又立公之庙宇于桐岭。至明洪武三年(1370)朝廷加封为忠训侯王,正祀典,复建庙。清雍正七年(1729),徐震之墓以名臣享受官银修葺。清嘉庆《瑞安县志》卷八人物篇有记:徐震,居义翔乡。宣和间,睦寇至吹台小岭,震率义兵捍御,众寡不敌,力战死之。事闻,赠忠训郎,立祠祀焉。

小岭,吹台山之阳,距桐岭背南五里左右,因山岭比桐岭狭且短,故名“小岭”,属陶山桐溪管辖。宋·许景衡曾写过《吹台山》一诗,予以纪念:闻说吹台山,秋来锁薜萝。白云长自在,幽径复谁过?天末空愁眼,尊前且浩歌。山林与廊庙,二者竟如何?

《县志》还载:方寇甫退,其党遁安聚众十余万。八月十六日,寇攻瑞安,义士张颀领芳山、集善二乡兵守桐岭,寇至不敢入。张颀,陶山花园人,其父时敏,宋元丰进士及第。颀倜傥负气节,礼貌疏略,道古今理乱事,襟度豁然。宋高宗绍兴中,曾入朝为官。

1862年,太平天国白承恩部队曾开过桐岭。白承恩,今腾蛟湖寮村人。隶侍王李世贤麾下,战功迭著,被天王洪秀全颁诏褒封为“天朝九门御林朝勋臣”。应“金钱会”之请,于1862年3月18日统大军从青田翻白沙岭至湖岭,击败清民团,直指瑞城,不幸在陶山雷桥中埋伏中箭身亡。余部勇力奋战,且战且退,从桐岭脱险。

明嘉靖三十六年(1557)三月,倭复由闽犯境,义士姜景宾趁敌误战之机,率兵射毙之,倭逾桐岭逃往永嘉。1941年4月19日,日本侵略军从澄头登陆,一支攻打瑞安,一支由桐岭古道进犯温州。桐岭古道是军事要地,它与瓯岗的金堡、雄溪的分水城、牛山的南堡、杨府山的老杨堡、龙湾炮台,构成了白鹿城外圈的军事防御屏障。

到了桐岭背,读完在这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,可以安心地歇息一下了。因为下了804级的北岭再走20多分钟就到河头村了,在那里坐上两个多小时的船就可到达温州的小南门埠头。

桐岭古道,起于何时,也无文字可考,但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。陶山花园村的张声道,南宋淳熙甲辰进士。张声道中进士后,皇帝见他聪明英俊,有意招为驸马,向他打听家乡情况,张声道随口回答说,家乡可富庶了,有金丝桥、白银路(白泞路)、铜打岭(桐音)由是演绎出一段风趣生动的迎亲完婚故事,至今还在陶山民间流传。金丝桥、白银路、铜打岭就在这古道上。可见,宋时,这条古道就早已存在了,至少有800多年的历史。

桐岭古道是商路,是军事要隘,是传送文书邮件的驿道,是历史沧桑的见证,更是深沉的文化。千百年来,为两地的经济、文化、政治的交流作出重大贡献。

## 县令募资编印志书 意外保留宗祠史料

宋绪沅

瑞安康熙、乾隆间有两任主持编修县志的县令,他们都遇到修志印书经费不足的难题,便想到劝募县内各姓族的宗祠予以捐资。结果却意外地把有关宗祠的史料给保存下来,也算是替地方文化做了一件好事。

事情先从古代编纂地方志书所列的编目讲起。明清两朝,温州府及其下属各县的府、县志书的编目,一般对各姓族宗祠的记述不详,或索性不予记载。这可能是温州乃至全国的惯例。就是被誉为名志、瑞安著名学者孙诒让参与编修的《永嘉县志》,也没有列“宗祠”这个纲目。古代志书虽然有“丛祠”或“祠祀”的纲目,却只写当地的一些神庙及已故名贤祠堂。瑞安乾隆、嘉庆两代县志的“祠祀”卷中只列:四贤祠、陈文节(傅良)祠、王公(祚昌)祠、陶隐居(弘景)祠等地方名人、名宦的纪念祠。对于各姓族的祠堂都不予记载,致使后人当地居民的迁徙、聚居地变动,宗祠创建、修缮、分布等情况往往失考。而对建筑规模与宗祠不相上下的寺(佛教寺、庵、堂)、观(道教观、道院)、庙(祀神的先农坛、城隍庙、关帝庙)等都罗列得较为详尽,还注明地址、面积、祀神姓氏、事迹、创建者时间等,似有厚祠庙、寺观而薄宗祠的做法,给后学留下遗憾。

### 瑞安市社科联

近读乾隆《瑞安县志》影印本,在每页书的中缝及志书后面看到有关清代前期瑞安各族宗祠的信息。康熙、乾隆志披露以上信息的本意,原不是有意将宗祠的情况列为存史内容,而是为解决当时修志经费缺乏,县令向各宗祠劝募捐资,为鼓励捐资的宗祠或个人(主要是学子),便把它(他)们的祠名和人名刊在志书中,以示表彰。这样做却无意中把各族宗祠的名称、地址、创建时间等有关信息保留下来,也算是歪打正着吧!

乾隆《瑞安县志·艺文补遗》还收录其前代康熙二十六年瑞安知县宋鸿的《募修县志序》一文,其中有一段文字称:“予视篆方新,闻旧令曾有醮资于各祠庙之议,出自舆情,而未及举。予心慰之,遂昌言于众曰:‘凡助梓者皆书某处,某家祠于志尾,多寡为序。不与者,日后子孙考之志乘,我祠无名,不将愧乎!多助者且匾以旌之。’这位县太爷在任

只说未做的向宗祠捐资助修县志的事,给切实做起来了。这样做不但促成康熙《瑞安县志》的顺利刊印,也以奖励形式把宗祠的史料保存下来,反而弥补志书的不足。但是目前,瑞安市志办还未搜集到康熙县志,幸好乾隆《瑞安县志》的纂修都为了仿效康熙前任的做法,不仅把乾隆的捐资修志宗祠名单记载下来,还把康熙志捐资的宗祠也抄录下来,使瑞安宗祠的史料更为丰富起来。

乾隆《瑞安县志·凡例》的最后一条明确写明:“各姓宗祠,前次(康熙志)纂修捐资者,悉录志后(宗祠史料查阅乾隆《瑞安县志》第九、第十卷最后部分),今板虽不存,仍刊附后,不无前人之善举也。此次(指乾隆志)纂修,捐资者列祠名夹缝(即每页志书的中缝)里,每出银五钱刊一页,多寡随出资数,仍总列宗祠在某处,系某人后裔,附建置(《艺文志》)下的建置目卷末,所以励将来耳。经笔者统计:乾隆志记录了捐资修康熙志的宗祠共98座,按县城及各乡分别排列,还在各宗祠之前写明所在坊巷、村庄,如社坛孙宗祠、泥城孙宗祠等以示两个孙宗祠的区别;又如“阁巷陈宗祠”后附记:“二座,内文昌井、文昌阁、陈则翁读书处,故名阁巷。附带将阁巷地名的由来史料也保存下来。乾隆《瑞安县志》还打破其他志书惯例,增列了“祠”的条目,开列42座宗祠,各宗祠后还有简要说明,如“陈氏宗祠”附记:“在小沙巷振文坊,明国戚亚中大夫准藩、绍兴王仪宾心谷公。另一‘陈氏宗祠’附记:“新建,在大沙巷。项氏宗祠”附记:“在五都长桥。翠,字秀山,系义士,洪武初助饷旌奖。余氏次宗祠”附记:“在典学庄,乾隆二年建。江氏宗祠”附记:“在清泉(乡)莘滕,宋左春坊大学士江光谋公裔孙江士福建等。”

乾隆《瑞安县志》在志书每页中缝处又刊载了捐资修县志的宗祠共27座(与以上所列相加共167座,减去重复者,尚有百多座)及个人名单,每出银五钱者刊载一页,出银一两者刊载二页,以此类推。凡关心瑞安宗祠史料者,可查阅瑞安市志办点校整理、中华书局2013年3月出版的乾隆《瑞安县志》,可能不无裨益。

从以上材料可见,清朝康熙、乾隆两代瑞安县令编修、印刷县志的经费也感不足,要伸手向各宗祠及学子募捐。不过,这样做却无意中保留了四五百年前瑞安各族宗祠的史料,为后人研究居民姓氏分布、迁徙,族人繁衍分支、各姓氏宗族的发祥地等提供宝贵的文字信息,也算功不可没,故为之记。

协办

电话

:

65818090

电子邮箱

:

941222480@qq.com

